

## 夏日杨梅满山红

王晶晶

农历五月，正是杨梅上市的时节。走进水果店，总能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杨梅的身影。那一框框带着翠叶的果实，色泽红艳，微深染紫，仿佛颗颗玛瑙，真是“玉肌半醉生红粟，墨晕微深染紫囊”，看得人唇齿生津，味蕾都被唤醒了。

幼时，我从未吃过新鲜的杨梅。我的家乡不种植杨梅树，这种外地水果很少出现在摊贩的铺子上，我只能在零食里浅尝杨梅的滋味。那时候，像话梅、杨梅、陈皮等果脯蜜饯颇受孩子的欢迎，每到下课时分，我便和同伴跑去小卖部买零食吃。我们经常各买不同的果饴，互相分享着吃。这里面，我最爱的就是蜜饯杨梅。

那小巧玲珑的乌紫色杨梅干，个挤个地拥在袋子里，周身裹着如雪的糖粒，捏在手里，柔软而又黏糊；吃进口中，甜蜜中含着微酸；牙齿咬破果肉，口感弹滑紧致，格外有嚼头。吃上一包蜜饯杨梅，一整天便都沉浸在这份甜蜜里了。

直到考去外地上大学，我才真正识到鲜杨梅之味。记得第一次买新鲜杨梅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与好奇。杨梅像是一粒粒大小如桂圆乌紫珠玉，通体长满了柔软的刺，捏在手里硬硬的，玲珑芬芳。在盐水里泡半个小时，捞出丢进口中，绒绒细细的果肉在口齿间泛出甜汁，舌尖染着轻盈的酸。南宋诗人方岳曾在《咏杨梅诗》中这样写杨梅的酸甜滋味，“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”。正是这酸酸甜盈口，最为诱人。

前两年，我到台州出差，特地抽空去了趟仙居杨梅采摘园，体验了一把自助采摘的乐趣。时值初夏，山坡上到处都是杨梅的身影，绛红欲滴，凝翠流丹，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面。在绿树碧叶之间，绽红露紫的杨梅缀满枝头，人在树下不禁望梅生津。我们一行人一边采摘，一边观赏，不时摘下一颗杨梅塞进嘴里。那鲜甜的汁水在齿缝中流溢，甜中略带微酸，别有风味。吃得尽兴了，稍不注意，绛紫色的汁液便染上衣服，再瞧瞧指尖，也“十指纤纤尽红染”了。

如今，五月芳菲非，杨梅红满枝。那片连绵起伏的杨梅坡上，想必已满树红紫。不禁想到一首《望梅》诗：“远望山边点点红，五月杨梅正当时。欲摘此果尝个鲜，只恨不在此山中。”

杨梅泛红，空气里都飘荡着酸甜的味道。若能日啖杨梅三百颗，也不枉这个夏天了。

## 小居乡野

刘云燕

酷暑难耐，身居乡野却风情独具。

刚到乡下院子里，就换上了舒服的家居服，在院子里找出一个大木盆，拧开水龙头，水“哗哗”地流下来，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，就可以舒服地洗衣服了。手触摸清凉的水，感觉顿时暑气全消。

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是件幸福的事儿。可以任性而豪放，放开手脚，随意地淘洗。当衣服洗干净后，就直接搭在院子里的衣架上，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，仿佛是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地面上的水滴瞬间就不见了。在太阳火热的炙烤下，不久后，衣服就干了，当你收纳回来时，衣服上满满的都是阳光的味道，好闻极了。

当我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时，身边就是院子里青青的菜园，此时正是菜园葱茏时。长架子上的长豆角似乎格外有灵性。那些藤蔓，像是登山运动员一般，勇敢地攀爬上来。那些藤蔓之上，是漂亮的淡紫色的豆角花。那花朵很像一只紫蝴蝶，中间的花蕊是黄色的，格外柔嫩。花瓣儿的色泽从里到外逐渐变浅，仿佛翻飞在绿色藤蔓上一般。

菜园里种着苦瓜。苦瓜的皮肤皱皱巴巴的，看上去像个小老头，我特别喜欢苦瓜花。那小小的黄色花朵，花瓣儿有五片，每一片都潇洒地打开着，中间的花蕊是漂亮的橘黄色，颇有些超凡脱俗。那些大大小小的或青或红的西红柿，三五个簇拥在一起，仿佛热热闹闹地在说着知心话。黄瓜花小小的，宛若邻家姑娘般，配上青葱的茎秆，显得极为典雅。而婆婆则坐在一旁，用大锅灶给我们炖鱼吃，鱼在铁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，散发着香气。如果还想炒个蔬菜，只需顺手摘下来，随手一洗，就可以翻炒入菜，这种感觉十分惬意。

身居乡野，仿佛时光都缓慢下来。我们慢慢地喝茶，赏花。最爱看夏天乡村的火烧云。站在旷野里，火烧云形态各异，或是奔腾的骏马，或是一只雄狮，它们燃烧着，仿佛心中有无限的激情和力量。此时的天空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唯有火烧云是这个舞台的主角，它酣畅淋漓地表演着，燃烧着，仿佛要把整个生命的能量都爆发出来。

此时，夕阳从云朵的后面，勇敢地露出头来，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人不能直视。它此时勇气倍增，不顾一切地要释放所有的激情，渲染这个世界。树有了漂亮的剪影，它站在山顶上，深情地凝望着火烧云，依依不舍，温情默默。火烧云如飞鸟的翅膀，在夕阳中呈现着或蓝、或白、或金的色调，具有美丽的层次感。

身居乡野，最美的是夜晚。你可以倾听各种小虫子的歌唱，萤火虫似乎是舞台的灯光，擎着小灯笼飞来飞去。此时，月明星稀，天幕低垂，仿佛童话般的世界。

身居乡野，人的脚步缓慢下来，人的心情也舒展开来，此时可以安静地享受生命中的美好时光。

## 蒲扇轻摇夏时光

杨丽丽

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。

小时候的酷暑时节，溽热潮湿，人们纳凉时最喜欢手握一把蒲扇，聚在村头巷尾，或者瓜棚柳下，那扇子比赛似的左右摇动，上下翻飞，似蝴蝶飞舞，如蜻蜓振翅，也像一只只鸟儿在空中上下腾飞，摇动中，那徐徐清风慢慢袭来，就摇落了夏日的燥热，也赶走了周身的疲惫。

孩子们也喜欢与大人们凑热闹，经常拿着小一号的特制蒲扇在一起打打闹闹，嘴里还哼着歌谣：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，有人来借，大理不通。”

夏日的傍晚也少不了蒲扇的身影，就在庭院的大树下，或者村子里的晒谷场上，铺一块凉席，放几个枕头，我们小孩子就仰躺在席子上，看着天上眨眼睛的星星，听爷爷奶奶讲故事，奶奶拿着一把大蒲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摇着，嘴里的神话故事配合着蒲扇摇动的节奏娓娓而谈，那蒲扇摇动的清

风，徐徐吹来，吹散了夏日的炎热，也吹进了每个孩子的梦乡。等来了萤火虫，孩子们就躺不住了，拿起身边的蒲扇去捉萤火虫，那一下一下扇出来的风，没有捉到萤火虫，反而把它们吓得四处飞散。那绿莹莹的光在孩子们的嘻嘻哈哈中闪烁得更加耀眼。

到了晚上，蚊虫越来越多，母亲就会提前结束纳凉，回到屋里给我们整理蚊帐，拿着蒲扇赶走蚊帐里的虫子，还会在屋里点燃一束艾草，等我们在外面玩累了，睡着了，就会把我们抱进蚊帐里，如果天气太热，母亲会拿着蒲扇守在旁边，一下一下地给我们扇风，朦朦胧胧中，一睁眼就能看见母亲摇动着蒲扇，似乎母亲永远不会累，也不会停下……

蒲扇的风有从山野吹来的清新，它比风扇的风更柔和，更与人亲近，它有泥土的气息，也有树叶的味道。蒲扇虽小，却与整个夏天的时光有关，蒲扇一摇，摇走了蚊虫的叮咬，摇走了夏日的炎热，也摇出了童年的乐趣。

## 母亲的时序

李勇

残豆，一个静等承接豆种。盖帘在母亲的手上上下下婉转翻动，饱满的豆粒顺着盖帘缝隙簌簌下落，投进另一个铝盆，发出刷刷拉拉的响动。无论是分配劳动角色，还是在厨房中烧火做饭，母亲的脚步从不停歇。

母亲不仅在意庄稼，即使蔬菜、瓜果，母亲也谨遵时序规律，在每一个节气来临时不误地种下，精心侍弄。

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末伏种得好油菜。冬至收萝卜，小雪收白菜。”“寒露早，立冬迟，霜降收薯正当时。”母亲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料理着菜园中的每一株苗、每一颗果实、每一个瓜果。

雨天有雨天的安排，母亲会将摘回来的葡萄洗净、沥干，倒进白净的豆腐包里，我用力地挤压夹板，母亲间或转动豆腐包，苍老的手揉捏着已经破碎的葡萄颗粒，深红的葡萄汁汩汩流出……

直至白雪覆盖大地，母亲趁着一年时序的末端，尽可能拾捡地里的每一粒豆粒、每一穗玉米穗，投到蛇皮袋中，反手捶捶酸痛的腰奔向老宅。

土地当然懂得回馈母亲。当黄橙橙的苞米粒变为雪白细腻的淀粉和澄黄的酸汤子面时，当暗红的葡萄汁褪为鲜红，母亲洗净手，或装入方便袋或倒入酒桶，给左邻右舍送去……

母亲的时序不会因为季节的更替而停歇，劳作不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我和姐弟四人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，母亲时刻在光阴的流转中承担着家庭内外的全部负担。母亲艰辛地生活，只为将孩子抚养成人，为孩子撑起未来。

然而孩子的成长，势必伴随着母亲的老去。时序融进了母亲的生命，也将递接到我的心中……



## 大地油画

张成林 摄

## 与父亲书

聂顺荣

你是一缕夏日里的阳光  
让我在挥洒汗水的同时  
试图学会享受劳动的快乐  
懂得热爱来之不易的生活

你是一座耀眼醒目的灯塔  
指引我人生前进的方向  
借着你向我投来的光芒  
我始终勇敢面对挫折和荆棘

你是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  
在你身上，我可以看到  
你的执着坚韧、酸甜苦辣  
你的不辍辛劳、得失成败

你是一座顶天立地的山峰  
秉承农民应有的一切本性  
一头挑起太阳一头挑起月亮  
在生活的夹缝间不辍劳作

## 蝉梦

叶志勇

有一只蝉  
伏在夏的枝头  
窥探清风

它叫醒燥热  
却凝神敛翅  
它扯着喉咙在吼叫

山高树小  
湖平鹭飞

一轮明月中  
蝉声渐老

岁月更深  
风生水起

蝉，一夜之间  
蜕在青枝绿叶间  
透明如夏日的水滴  
静默如无声的呐喊

蝉，就是恒久的梦想  
永生的诗人